



門 74
號 6396
卷 15

古香齋鑿賞補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兵部

兵部在闕東宗人府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武衛官
軍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傳郵輿皂之政令其屬初曰司
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後改司馬為武選駕部為車駕
庫部為武庫職方仍舊名俱稱清吏司

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流官定武職以
襲替優給厚武功以首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以減革通

革嚴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推陞勳臣
若武舉薦舉會舉以二人請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
歲薦舉皆籍而用之以考選比試達才而程力以効功課
將帥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誥勅徵初績以褒
卹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失陷避
敵激變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劫退陣斷世祿以寄祿馭
恩倖以覆訊糾捕緝以誥勅辨冒偽正土官夷官

車駕寧輿輦車乘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大禮儀
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陛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殿陛

全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後左右四行而日夜
巡鑿之皆有圍伍定其多寡第其番之上下慈宮中宮之
鹵簿東宮儀仗侍衛屬焉凡馬政受牧官籍而程其登耗
闌逸之數以營牧節芻秣以印依防欺冒以色齒覈抵謾
以糧馬征南夷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糜東夷以足軍實
令京營邊鎮毋乏馬凡傳郵曰驛曰遞運所在京師曰會
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以黃馬快船致貢獻而練水軍
職方掌地圖軍政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諸邊腹疆
界地里遠近險易三歲一報官軍軍騎之數亦如之而辨

其扼塞禦之令凡軍制內外相維自五府司衛所以達
夷官各統其官軍及部落聽征調守衛朝貢保塞之職而
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凡城隍以時浚築關視凡鎮戍以
時飭屯防扼險要凡將校程其勤逸稽其什伍存逸騎械
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
凡將材籍武舉會舉歲薦之士而簡用之凡有征討請命
將出師移所司以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軍有功按御史
紀核移武選陞賞以堡塞障邊徼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
驗補收垛問發冒漏除豁核冊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

簡鄉民以關津詰奸盜

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凡戎器守衛邊鎮
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使人出邊關
必驗勘合凡制勅調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內府凡尺籍
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文冊下諸省司按勾衛所
卽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清軍以限捕紀錄開伍結除
停勾嚴稽其冒漏而寬其恩復凡武學教武職功官及子
弟未嗣官者籍其功能歲終檢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
者聽怠不率教者罰黜有差凡皂隸直衙柴薪二等辨官

品而多寡其數並僱役

兵制

兵制之善莫過於周周禮所載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以疆子任之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司徒之

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人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先王因農而定賦因賦以制軍不出比閭族黨鄰里鄩鄙州鄉縣遂之民而伍兩卒旅之軍師畜焉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靜足相保動足相死之道也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

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王降而霸齊桓用管仲倣先王之制作內政以寄軍令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則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伍爲里里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連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

帥合之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將五鄉焉高子將五鄉焉而軍令以行故高國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蓋寓政於令猶之乎寓軍於農得自然之勢焉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三輔在內而近有

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心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倖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王宮在野外則守內列始謂是歟至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南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八校以中壘領之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爲校尉爲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南北相制之意頗亦稱善然其間漸多更張矣蓋異時南北軍皆郡

國番上自武帝用兵習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爲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兵之費而兵制壞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土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

十人爲火有長史稱其居處教養畜財持事動作
休息皆有節目自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
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
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權所
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所以盛由兵寓於
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
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
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
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

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
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原於輕變府兵
之法而兵農爲二也

宋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餘
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
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然其所以
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於契丹元昊之邊患哉
觀係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

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防河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

稽古兵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宋矣能鑒宋而法周者其明初之制乎當洪武初重兵屯京師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又移各衛以就田真所謂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誠千古之善法也其後將不在五府而用流官兵不在屯丁而行召募舊制蕩然矣嗚呼俛仰今古寓兵於農則治稅民養兵則亂自周而後如出一轍有國者能無鑒哉

明制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

保塞之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
爲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
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
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上所佩印於朝
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
軍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曰神樞營司旗纛曰神
機營習火器神樞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統以
文武大臣十二衛番上宿衛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
地以爲守衛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錦衣衛主禁

庭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
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周之虎賁也諸
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
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大都京師約宿軍
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括
諸省之兵不當此也

明初之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
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
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降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隸

爲兵而制衛所兵所在有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
守約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
夕至視古屯營法爲近屯法每軍約受田三十六畝
歲收子粒十有八石八月糧歲十有二石間加一石
餘六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
由役其口糧於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
糧子粒登於戶部其時邊腹之間屯田碁列將歸於
衛士安於伍實不費民間一錢也
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爲奸

欺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宮府一體請
放選論覈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
禁軍隸兵部不便徃歲如彭義門破敵如東市勦曹
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倘外隸卒有意
難召非便承勛言徃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闖人致亂
彭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
也國家軍政有統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
議行

兵部議民壯疏云伏觀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

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
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為防奸禦侮軍以
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
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
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卽當罷革以示
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
於給事中孫孺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
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
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能收今御史楊興目擊其

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陝
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吳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於
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爲明鑒楊
璠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合
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
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
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
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
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

守城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瑄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月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

初制飭武之道惟重世官養材之方惟練應襲故令官舍隨營操備無所謂武舉也天順八年始開武舉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間此途漸重於是世胄徒爲虛器而功臣之澤斬矣

兵備一官設於弘治間馬文升爲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救之時閣臣劉健力以爲不可行後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夏祚復疏論不可然馬持之甚堅遂通行增設後將驕兵惰目無督撫何有於兵

道亦徒設矣

兵部所以將將者也先朝慎重其選無事之時宜揀大臣知兵者列於本兵以備總督巡撫之用而四司不宜輕畀必於內外博選沈毅通敏之士多儲司中令人習練兵事或用之重地兵巡或即用爲本部侍郎精其選久其任必有爲國家辦大事者出乎其間矣昔杜牧序武子書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爲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

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此誠知本之論也

九邊

明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關聯屬山西諸鎮

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

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叅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

遼鎮

遼鎮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

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於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之人原額兵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隆慶增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曆除逃故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崇禎時主兵如萬曆之數而新募及援旅無定數

薊鎮

薊州以三屯營居中為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

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明太祖於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縣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於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於保定置營屯等衛於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後止守內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諸江環遶爲天設之險原額兵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隆慶增十萬七千八百一十三員名萬曆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員名崇禎一十二

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員名

宣府

宣府漢上谷地明初常忠武克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峯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陽寧四驛接獨石後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號稱易守原額兵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隆慶增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萬曆七萬九千

三百員名崇禎八萬一百二十八員名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
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
拱衛鎮城皆稱要害況平虜城西連老營堡與偏關
近河套中住牧之裔纔出套便涉其境故稱重地原
額兵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隆慶增一十三萬
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萬曆八萬三千八百員名崇
禎七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員名

山西

明初惟置大同鎮所以屏蔽山西嘉隆以後豐州三
受降城既入板升東勝河套又歸吉囊故偏頭寧武
雁門三關稱重鎮焉原額兵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
員名隆慶增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員名萬曆五萬
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三
員名

榆林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

里故外警時聞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然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實爲衝要原額兵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隆慶增八萬一百九十六員名萬曆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員名

寧夏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明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

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外患時聞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河套侵犯必由之路原額兵三萬七百八十一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曆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崇禎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甘肅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亦不剌瓦剌二家虞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州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全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其餘遠番止令通貢上達元人之後爲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屏藩爲吐魯番所破原額兵莊浪一萬八千五百六員名西寧衛八千五百員名涼州衛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鎮番衛四千九員名

永昌衛八百三十二員名甘州衛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山丹衛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肅州衛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崇禎全鎮兵四萬五百四十八員名

固原鎮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河套未盛但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衝要十五年兵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以副都御史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

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額兵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九百一十八員名萬曆五萬五千二百員名崇禎五萬九千八百三十員名

河套

余按西北之邊自大同偏關以及寧固無處不苦河套增戍糜餉國家物力大耗于此矣按明太祖命李文忠西略豐州遂即勝州城東勝以統套內一十二

縣故正統以前猶守之正統以後都督王順遮築榆林城于上郡僅足蔽延安綏德而已套內之朔方河西盡捐以畀吉囊父子兼嚴嵩計殺曾銑夏言後遂無敢議復套者李傑備邊疏云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旣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其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勝不亦難乎爲今之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賊心

腹亦須乘其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于一時終獲安寧于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陷于賊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安南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阯九真日南三郡治
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徒龍編梁安南
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爲帥宋封其子連交阯

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篡立又五世爲黎
季犁所篡永樂四年遣總兵張輔沐晟平之輔上交
阯地圖建交阯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
縣一百五十七六年交阯復叛英國張輔復平交阯
十三年四月輔以征夷將軍鎮守交阯十五年召還
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十六年黎利叛宣德二年
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
之因罷郡縣使當時仍命英國世守之如沐英之例
則交阯可長爲中國有也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六

年其叅督莫登庸乘黎之亂弒黎廬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瀛嗣改元大正且侵內地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愿歸侵地于是朝廷赦登庸罪署于方瀛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遂使二十二府州士民復倫于異域

江防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蓋自永樂遷都後迄今未之有改事有專制所轄畿輔諸郡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徒隸之

蓋以留都根本重地江淮東南財賦所出誠重倚之故先設巡江都御史繼以提督操江兼領之嘉靖壬子癸丑間倭犯海上凡蘇松淮揚皆為寇穴操江臣南北奔走為疲勢難周遍于是朝議加應天鳳陽兩撫臣提督軍務與操江臣畫地而守圖山以下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瓜鎮以上江又用言者調福浙兵增募江靖兩縣者民凡七千有奇增軍餉五萬餘金後十餘年乃盡遣客兵歸之故鄉僅留江靖耆民兵八百分守圖山三江

會口遊兵儀真四營餉亦如其數損之此則沿革之大致也

海防

總制胡宗憲曰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漿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上諸島皆有烽墩可爲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艇近港自浙東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難

淺閣無山嶼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艇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爲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淮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艇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艇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艇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艇以守馬蹟定海之艇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爲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艇駐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于風汛時月相叅

巡察有警則我大舩火器衝截八使不得越各島則
彼毒無施孽孽不作而外地安堵

海上八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
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
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
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
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象山奉
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壁下陳錢
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

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
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
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越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怕在
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
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
陽後風亦有自東北來者過十日風自西北來變非
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緬甸

天啓六年正月雲南巡撫閔洪學報緬甸阿瓦攻車

里疏看得阿瓦車里之舉起于萬曆四十四年阿瓦欲得車里之女召烏囚而車里予以盾者以生兵端方其被兵會未一字告急不獨不請救于天朝亦且未求援于隣壤友兵一至棄塞而奔致泥首受縛蓋車里在嘉靖間兵敗于緬而以小車里應漢載在滇志所從來遠矣夫緬當車里在國初並六慰之一而我所稱羈縻之酋也輒因挾女細故敢干擅兵憑凌似不容不與問罪之師但緬提古巢穴去滇八千里而車里亦在三千里徼外非若麓川之切近永勝者

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萬用餉千萬兵連十年則今日之事以彼例此難易更未易言此不能不煩廟議熟商然竟置度外付之不問則緬之勢日熾一日滇之患日逼一日將來亦有不可知者請誦言之在洪武初天兵所指四裔不遠萬里遣使通貢相率賓服各假名號以示羈縻自宣撫以及安撫長官巡檢小者不可勝數其大者爲三宣六慰今三宣無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緬甸宣慰司卽緬也其一車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養一

曰老撾爾時地醜力齊各自雄長或互相仇殺時勝時負時滅時起仗大牙以相制也卽嘉靖初緬甸爲孟養所滅其酋莽犯歲舉族言死惟莽瑞體兄弟數人走免入洞吾因篡洞吾借其兵力復仇日漸强大四而吞併拓地九萬里遂成尾大不掉之勢以嘉靖末年滅八百以萬曆八年擄孟養酋思今以十八年逐思遠遂滅孟養以萬曆十年擄木邦酋罕拔以三十三年擄罕榼遂滅木邦以嘉靖間破老撾之境掌撾已失東偏惟西偏僅存未服屬緬然亦久不通中

國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緬安得不大也六慰旣盡勢將及于三宣又如孟良孟定耿馬蠻莫猛卯猛緬猛威遠鎮康孟連諸夷環處我疆徼之外爲我藩籬尚不下以數十緬兵一臨無不從風而靡非其向化不堅寔其勢力不敵也爲今之計卽未能輕開緬釁亟宜聯絡諸夷諸夷分之則渙而弱合之則聚而强我未聯之則威刦于緬心搖搖如懸旌我能聯之則諸夷喜于有所歸附莫不協心併力以拒緬昔緬滅木邦而不能有也以思禮食其地滅蠻

莫而亦不能有也以思線食其地所用仍天朝原頒印信緬滅之而不有之非心不欲鞭不及也今緬擄車里之酋未遽能有其地必將更置其酋長立所愛者去之而車里之人未心帖也諸夷之勢既聯則車里之釁亦有可乘或不難相機而取事也臣等已屬僉事郭慶年專經理其事以本官曾備兵金騰深得夷心頗諳緬中情形合以全副精神收拾諸蠻而一面以文告諭緬責其退兵還地隨宜處置俟機宜另疏外謹先據實具聞

雲南

明制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徒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黑水之表曰爨爨屬郡縣爨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爨人三之爨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

多官巡檢典史主簿皆世襲加銜至知縣知州指揮
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魚書
令帥其部曲以從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
人縣可二百人其地南控交趾北接吐蕃西擁諸甸
東以曲靖爲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抵角松番烏蠻
與霑益如犬牙然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蠻自相雄長明太祖惡其
數叛賜之刀纓葶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
未替至上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守長不

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長
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
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
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徧急而夷師杜元穎高傲
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貴州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
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

官司人民不過二三百戶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瘦
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
城北窺永安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橫交
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朝廷遣將征
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界不顧婚
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卮酒寸纒驅之卽往我利其自
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
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爲最
閩省海賊

給事中何楷疏臣家居海濱頗悉近事自袁進李忠
初發難而後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
龍三人就撫進思用之于遼東竟沒沒無聞焉芝龍
建功海上漸躋副將矣諸賊不謂其以功得官但知
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
爲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爲
之囿耳請著爲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專以剿滅
爲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
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

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復哨聚如焚燹火乍赤乍白即使今日劉香就斃遂以為可狃乎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若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之則易當其為大賊而殲之則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乘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內守犯獲賊不

以數十計副叅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于以肅清海甸庶有幾乎雖然墟賊窟要焉賊窟為何臺灣是也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徃徃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相互而夷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終無時而已墟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接

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如擒賊之例卽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氛可靖也

崇禎十三年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嘗觀海內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閩省海墾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鶩長子孫于唐市指窟穴于臺灣橫海鳴張如先年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最

毒者也崇禎五年劇賊劉香復徑逼五虎門掠閩安鎮幾搖省會計自漳之福潯至省不知歷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間爲全省之門戶繇來爲賊所從入之逕扼抗宜嚴今幸數載小康而流氛未殲到處震驚且山箐嘯聚者亦復時撲時起吸浪之鯨伺隙易動綢繆之策不可不講請以歷來祖制約略言之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百戶無別將無論戍陵皆軍卽烽火小埕南曰浯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謂之衛總至

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
寨設福哨烏嶼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中分三哨
屯大洋賊舡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澳則
分哨以防內侵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兩寨會哨
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應戈船
相望萬厯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會委分守張鼎思都
司鄧鍾躬閱信地復請添設喻山海壇湄州浯銅元
鍾礪山臺山澎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翼之錯
綜迭出雖支洋窮澳無不搜焉自昇平日久而額軍

額船頓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足不踰城市會哨
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
漁兵業與軍而五矣昔之爲軍者一而可以殺賊今
之爲兵者五而籍愈虛賊愈熾談海事者所以長嘆
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會哨法而核之籍民兵
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勿以官兵擾之復徵沿海四十
二澳漁兵之曉事者厚其犒餉偵賊所在照各邊例
以爲海上耳目而額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
也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周德興念環

海疎節濶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
名以資邏警弘治十四年按臣陸偁始裁三分之一
而禁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
基布于寨與遊之間懸軍插羽聲勢俱猛今寨既鞠
為茂草巡司官無專職延挨年日三二弓兵勾攝他
事以為生涯餽廩之意已無存矣為今之計莫若以
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數專令教師肄習
弓矢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恣為侵漁卒然遇警賊少
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水陸

等兵共堵擊焉撫按巡臨則令其與衛所軍兵嚴行
較藝以為巡司之勸懲如此則官無虛設兵皆實用
無地無殺賊之人矣戚繼光之平倭也鷄鳴蓐食殲
厥無遺故至今倭猶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為戒
今賊且生生不已矣猶可留撫之一字以為海上之
傳燈乎自賊飽而陽以撫愚我我將飽而陰以撫酬
賊于是旗鼓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來動靜未有
不先通于將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
尾其後以送之抽矢扣輪以發虛聲遮襲商艇以當

捕擊海波尚得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
殲以斷行間之觀望則將無利于賊金粟馬羊之羶
去而後陷陣死綬之志堅矣

給事中傳元初論開洋禁疏臣竊見中國之財天產
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返兼今軍需孔棘
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
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閉之乃釀隱禍而開之
足杜姦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聞人也
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槩則又有木始

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厯年間開洋市于漳
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
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
掠兼以紅毛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
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衆生理無
路兼以飢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
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
子女銀物盡爲所有爲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
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厯稽往事

自王直作亂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關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卽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卽當事者譚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

彌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誼所不敢出也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爲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若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

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北虜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曩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姦民矣夫利歸于姦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姦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

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硝磺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南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

有定引歸有定澳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爲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支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其麾下士卒向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其麾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久出財力爲公家幹事之理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爲海舶祈風之詩

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閩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漳泉士民著爲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浙省海寇

御史林棟隆疏惟國家財賦浙直幾半寰宇京邊轉輸仰給東南乃今之東南固非昔之東南北征刻急旱潦頻仍伍愁脫巾民思嗷目然而外患不作則內

變既易調停却殺罔聞則荒政不難料理茲者閩省
劉香老以百船萬眾乘風突犯沿海一帶殘燬甚慘
向來海寇不過劫掠過商今突入內地而昌國石蒲
二城且居然水陸夾攻總哨被殺戰船為灰海邊無
復有居民所幸北風大作虜搶以去而温州復受于
蠶并將束手荼毒有不忍言者矣夫臣鄉寧波固兩
浙之門戶而蘇松與浙又信宿可通臣今奉旨按吳
曆齒之邦隱憂切切則為今防禦要着莫要勦夷矣
寧波衛所軍除挽運外悉充擦守後因水兵出洋則

撤揀守軍以貼駕東征告急又撤貼駕之糧以助遼
從此軍無養贍法不得復為差役任彼他營而沿海
所各弁包賣名糧聞賊鋒壓境而城守無人臣以為
宜督流軍海防官嚴查各軍歸伍揀守不時訓練夫
有兵以外禦有軍以內守此切近之着也浙之金盤
松海石蒲昌國舟山等處舟所入者無慮有數十處
賊禦之濱海為力稍易一任其闖入則勢不可支矣
宜于要害山上高築銃臺置巨砲瞭有賊舟點準冲
擊以上擊下而從空凌發賊自難防或即以貼駕之

軍投以解遼之餉使之防守或可無登岸攻擾之憂矣嚴禁通番接濟庸人能言無奈奸徒有造舟集貨每多漏網而奸胥又陽爲之主捕官多居以爲苛納其貨而縱其入閭亦有之至于斥鹵窮民以海爲生定海關權稅原有定額近乃薪米魚蝦織悉屬征加三加五視爲故常縱大猾而病商民無論猾者闖出無忌而小民生計日蹙無可控訴相率從賊此理甚明然則禁奸恤民安可不加之意也往者王直徐海輩憑借海窟普陀叢林爲之招自嘉靖平寇以來業

已火其廬徒像于招寶當時以爲得策邇年梵宮禪室霞起雲連遠邇男婦扶挈頂禮積米如山聚金若谷故近日大盜公然入寺燒香僧衆鳴鐘路接恬不爲怪而僧寺又各立門戶競鼠牙訟官府以爲愚夫愚婦立赤幟召寇兵而資盜糧莫此爲甚勢或不能盡燬則定海之招寶山原有觀音寺制宜徼福者就此進香如嘉靖年間故事不許徑達普陀止許本寺山上僧數十人焚修其中一應淨室悉行驅遣布施錢糧宜爲借守量給寺僧餘充官餉相地以爲銃臺

逢信而嚴城守該地方叅將留意稽察豈迂計哉祖
宗朝寸板不許下海今未能也沙船者自蘇松出劉
家河或繇通州海門直抵定海茫茫白波無處盤詰
有貨則客或戰或守而勝勢我可嘗擦矣

唐順之海上事宜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
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海島便近去
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海水寨
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

查出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
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
打造福船之用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
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
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
事撥借備所者可悉還之原衛所自為守衛所之兵
嘗足則他兵亦可不用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
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納
屯糧及金塘五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

置鄉之處今可開墾爲屯田設所以戍守一以據險
一以因糧國初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設三市舶司在
浙江省者專爲日本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
省者則因西洋番輅集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
省旣不通貢又不通舶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慢不
可考矣舶之爲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徒
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爲
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
策矣今海賊據嶧嶼南嶼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

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
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
其便

流賊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鄉中號爲闖踏
戶因負本鄉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爲寇其家有族
衆數十口于己巳年投八苗眉左掛一時並起者則
有八大王張獻忠曹操羅汝才等發難秦中後闖竄
入西川窮去苗地戊寅赤身逃回奔往楚山時獻曹

等九股俱在房竹山中闖求附獻曹獻忠不許且欲
加以鞭扑又在竹谿欲謀殺闖闖乃遁去庚辰獻曹
奔蜀大兵西追闖又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入豫計
取雒陽獻曹破襄陽尋亦向豫與闖合股辛巳六月
闖獻勢不相容曹亦與獻不合于是獻忠仍奔鄖西
闖曹從東南而下嗣後秦保之兵一敗于襄陽再敗
于火燒店而闖之聲勢始大維時督臣丁啓睿分勅
獻忠追至洵陽獻大敗僅帶百餘人折回棗走求附
革左革左忌不與合獻忠懼因詐死潛匿深山以避

勦追督臣星馳援豫而賊勢已自燎原矣幸汴城一
守郟城一戰賊衆折傷過半方欲窮遁適秦兵又敗
于襄城賊得資其甲馬火炮乘勢復破歸德圍汴梁
不意我師水波敗績汴城水渰而蘄黃之寇爲禁兵
殺敗又復來與闖合時爲賊目者則有革里眼賀一
龍老狃狗馬守應等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胡闖
蘭養成諸賊俱願爲闖偏將惟老狃狗則各居一部
然一切軍事亦聽令于闖狗革勢雖畏闖情實厚曹
闖甚忌焉闖所親信者河南寶豐舉人牛金星及其

破襄陽下荊州闖令猗賊守夷陵州以犯豐常革賊
走德安以窺黃麻革在黃陂阻水不能前行止收得
左鎭殘兵八百而回及其歸也革先見曹闖益恨之
癸未三月初七日設酒以邀曹革曹疑而不來革酒
後爲闖所縛初八日五鼓卽統兵薄曹營曹賊無備
亦被闖所殺其下頭目俱分與各偽將猗賊授偽永
輔營英武將軍與以四十八兩金印猗嫌少不受乃
自長宜渡江截得川船客銀十三萬闖索之止與三
萬四千兩闖怒及猗在澧聞曹革之變闖屢調帶兵

回襄猗畏而不來獻賊遂乘机取武昌黃州闖移書
與獻欲其附已獻亦卑辭以答求其彼此照應時楚
豫被流毒城多不守賊渡漢長驅至荆見所在並無
一兵乃撥人城守先守荆襄再守承德漸及汝南其
守兵以豫人之差弱者充之多不能對壘而我從未
有以一兵進一步以圖恢復者賊設偽官于荊州不
過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四等黨與尚少至癸未元
旦欽天監博士楊承裕山東招遠人投闖自薦通曉
天文地理賊甚信之更爲設六政府建侍郎郎中從

事等官逼挾陷營之紳衿分任其事一切不諭批發
俱出承裕之手授承裕爲僞禮政府侍郎其各府州
縣又增設府同理刑州判縣佐等官俱質其父母妻
子使之受事始僭稱僞號改僞元甲申正月攻潼關
秦督孫傳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陷巡撫蔡懋德
死之二十二日寧武陷總兵周遇吉戰死三月初一
日大同逆鎮迎降巡撫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
與妻投井死十一日至宣府監視內臣杜勳總兵王
承印開門降賊巡撫朱之馮死之十二日至昌平監

視內臣申之秀率衆開門降杜勳隨之至京十六日
守城內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縱勳而上飲于樓十八
日外城陷十九日門開賊入

兵部王瓊云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
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桃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
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
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
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
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

保定達兵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

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賊盜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葉廷秀弭盜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昔黃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僧耳方其伏莽鼠息擒之一隸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迫其號召羽翼嗔目語難以至調軍遣帥靡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爲中原一勁敵

卒難剪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已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結猶驚蛇打草議愈富爲兵猶撥本治標卽議編鄉民爲兵驟行之則兒戲畫虎而安得緩急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行撫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驕兵先貪而盜且餌逗留憐怯將與卒同心擄掠妄殺兵與盜同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教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魄猶以亡命邀

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教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一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爲今日切務惟在聖明嚴敕撫鎮一意勤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隣國爲壑而暫報蕩平勿以觀望爲智而徼倖解散務期渠魁盡剪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歛靖卽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抑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且屬民而

讀法抑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見赤子之弄
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察吏之官動色
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一應盜
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
慢並乞重行朝典是亦防川于未潰防火于未燃之
急着也

崇禎二年兵科馬思理疏略云川陝曹濮靈宿間無
處不報流賊其劫殺屠掠之慘不減于外裔今漫漫
又經歲月矣語云星星不滅將成燎原昔山東鼠竊

狗偷竟移秦祚可爲殷鑒夫民窮爲盜兵逃亦爲盜
尚未及滿百耳不及時勦除遂蟻聚以千萬計矣夫
盜至滿萬豈易爲敵哉臣愚以爲勦盜在勦于初起
我皇上誠急勅兵部查盜起地方酌量立限或三月
或五月能如限勦除者卽優不次之擢其有再違經
年者定置之法彼知死于法毋寧死于賊有不爲皇
上捕賊安民臣不信也

崇禎十一年少詹黃道周疏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
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

神將得小僧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爲名以留爲寔倘復無策令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疾

內禍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諫內操疏臣愚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鐫感激鴻私誼難終默憶臣先年爲臣父營墓地頗讀楚書有云木華于春粟

芽于室又云銅山東顏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頂海墘滲漏閃裂皇上赫然震怒論誅內外經手諸臣爰乃再用役書重興畚鍤聞者懍然皆以震動元宮爲慮曾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燬之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葬母于防遇雨復修泣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貴在安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災異變怪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頻在陵寢以皇上憂勤

思治仁孝勤天惠迪召祥豈宜有此昔漢世遼東高
園便殿火董仲舒以爲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
闕災劉向以爲應在內臣臣不能遠探精祲未敢牽
文比附獨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
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內操一事猶記天啓
四年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
止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爲不雨而雷已乃知
是內操砲響草茅忠愛咸私謂至尊在上方將鐘鼓
怡神甞續養耳且左有大廟右有社稷豈堪終歲連

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莫敢訟言然當時抗章
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
不援引利害有脊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
器意實有爲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爲火爲甲冑
爲戈兵春秋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弄兵
之後果未幾而王恭厥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
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
廟有靈姑藉此以示當改絃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
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刃入國則後刃戠之也是以

律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繙閱會典於內操事例從無開戟第聞萬曆十二年爲聖母謁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維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蒙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皇陵恭祖以嚴內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而已而言官不知妄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爲萬世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至今將成永

制臣願皇上斥忠賢之謬以神祖爲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費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卽將內操餼賞選募勇士以寔四衛亦其次也萬不獲已異謂內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于蕭牆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真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焉予以安祖宗之靈遊元穹之貺消沴氣而享萬年端必由此矣

給事中吳麟徵請罷內臣監視疏臣于前月二十九日陪祀山陵回伏讀邸報分遣內臣兼理戶兵工三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命三復流涕中夜興嗟今何時乎關門未靖流寇狂行主憂臣勞未獲一效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不應國家隆禮重祿以養士何爲乎爲人臣者覲顏在位無國士之報以致焦煩聖明不得已而有斯命甚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與邊鎮諸臣恥之凡百執事無不恥之夫內臣之禍

前史載之詳矣曩者逆魏之患皇上已目擊而正誅之矣近事昭然寧忘大戒臣竊揣聖明之意哀民生之日蹙憫四方之多艱待旦不昧而不得其術則曰且使之姑試之云爾且以愧在廷諸臣之不敬共乃職者云爾策中官之新氣振外臣之惰衰始可以救時事之萬一云爾然輾轉思之各邊瘡痍轉輸不給一旦內臣銜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費歟六卿爲皇上股肱闔臣爲皇上干城以下屬吏皆皇上親自拔擢分職宣理內臣出而與之絜權比位退遜則失

正名之誼抗爭則乏和衷之雅體統之間各以王命相臨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亟臣所亟者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卽定內侍諸司職守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罰勒爲永制且諄諄于戒未然防將來省小忠小信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念之如此其深而別之如此其至豈以共職在宮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內外之防不嚴冰霜之漸日見且無以堅諸司任事之思也肅皇帝首

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一事羣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嘗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用意思懃于厚任必不敢負迨熟審之而撤去恐晚莫若行所無事之爲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慮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爲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工戮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天下所賴

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節制且但聞內臣爲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丑寅間之人心大可見矣夫
人臣通聖賢一經束脩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愚不肖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勸以生其廉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逃責卑者承以微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邀知遇新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

獻苟畏罪不發無以自容高厚伏願皇上酌列祖之訓採盈廷之言立止初命安輯羣情臣雖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崇禎十七年兵部主事金鉉請撤宣雲監視疏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又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真定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風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臣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

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謀誠狡爲憂實深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深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信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亦不取

給民資人人願効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其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乘閒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守臣恐有不忍

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
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敢爲躍冶
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
遣立勅兩鎮撫諸臣嘉其忠義責以經略終始秉安
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
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
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
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
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爲也

給事中孫承澤請撤城守監視疏邇日狡賊自蒲州
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
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
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
總兵王承印出城迎賊之馮力不能止退守一隅俄
頃滿城皆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爲賊執恨而
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
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
視之人卽爲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

爲腹心卽有叛志之馮自能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爲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死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于總協大臣集各勲戚諸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諮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營城

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乞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逼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二日上傳宣府監視內臣杜勳罵賊殉難忠烈可嘉贈司禮太監騰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仍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其把牌死事人員另查明議卹該衙門知道
兵部報緝賊疏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內云

王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情形輒爲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繼賊渠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儲邊才

李康惠承勛疏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

者當取其深沉有寔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奸名刻薄之徒不可用用之必壞邊事大將惟責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推用若大將

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定
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戢固在將領戎務所寄是
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
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內地欣
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
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
身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
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
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

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
效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

崇禎十五年給事李清疏臣聞帝王義克威勝不廢
征討以安華夷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
矣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
發恒出意外按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
之有素庶幾鄧林所植喬木必繁歐冶所鑄干將必
就則豫備之法貴善耳我皇上拊髀思將不異千金
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詔取先臣高拱儲邊材疏

嘉其言之可采乃今虜寇之患猶未盪自督撫兵備
皇皇乏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嘗詳確施行
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自
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
卽以兵部司屬補遇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
遇總督缺卽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
或遇邊關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卽以其人往而與
總督共候尚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邇年
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樞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

推用何竟寂寞豈拱言獨見旨于聖明而廷臣多自
號良醫不錄古方爲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縱以
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蓄而希七年之病立瘳
也臣謂外之邊才散于推知等官內之邊才散于京
卿等衙門而總以兵部爲聚藪誠于推知內搜樞曹
則或因捍虜擢或因禦寇擢又或因脩城隍練兵寔
著有成效者擢要使樞曹數十員累富于儲是則邊
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誠于京卿內覓佐樞則
或從現任掾或從棄廢拔又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

確有強幹者拔要使侍郎數員咸精於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於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羣臣精選銓除寔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兼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乏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崑門而京卿則僅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禮部一席薄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於京卿內除用而猶登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恨不人人廉李韓白廣搜邊才于夾袋而奈何以

兵部之崑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也臣見邇年行取知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計收攘夷平寇之功乎甚至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洋翔去而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殉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韜三略之誇談徒供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皇上特勅吏兵二部及今合志殫慮以

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厯巖疆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體統殊異則宜再酌高拱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敵愾奇功無以他途昇凡行取卓異諸臣其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體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遷又視他部獨優行見皇上意嚮所重即為功名使天下才智之士咸鼓舞奔走於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道員缺猶歎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陰違其寔又必吏部始用於此而潛移于彼向何以鑽營茲何以

規避皇上但一按循詰問均無辭以逃罪矣故夫臨渴掘井遇寒求蠶皆難實收邊才之效而惟儲於兵部即取于兵部總不若力行高拱之言為善也伏惟皇上鑒納施行

重將權

韓尚書邦奇曰今議者皆曰任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如隸視者十餘輩奴顏

古者齊春明度錄卷四十一
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
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
明白而易見者我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
卽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
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爲將者惴惴焉
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剝
落臨時無措則出之囹圄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
而驚寧能飲啄于洲渚之中哉卽使子牙遇此時彼
惟卒釣于渭濱耳強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檢使亦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
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軍市租悉畀之令得回易免
所過征稅他賜資稱是事不中覆聽便宜制軍此數
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最喫緊在事
不從中覆唐末之取敗全在每事稟承于上以中使
傳宣密旨而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末亦如此明季
以本兵覆邊事其掣肘更甚蓋書生不知兵而又強
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邊事至不可爲乃至以宰
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可否之孫高陽所以曰臣待罪

政地今居邊徼當以可否質之上而中樞反欲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

武舉

劉忠宣大夏疏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跡地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一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發興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閑闈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

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飭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承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

勞而選將之路大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遠而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用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黟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之者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孤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一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承陛

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
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超羣之士臣等切
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
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叅酌會殿二試
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
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
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
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
禮送兵部會葢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

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
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
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候後舉此制
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彘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
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集其術期以
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
屈彘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
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
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朱鑑請設京衛武學疏臣稽諸典籍成周以射御賓與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諳孫吳之科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醱正而擢為博士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

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于各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聚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內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蓋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啟則得人之效未著况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屬伏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頒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與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醱正者以分其目

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兒男及敦敏英俊幼
官趁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送武學習讀歷代臣鑑等
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
此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
加陞賞錄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錄名再比二次
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
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今選年老不能
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共方畧
并武經等書然後回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

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皆得人矣仍行各
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
令提督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武
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中者亦如之如此
則建武學教之于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于將用之
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
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
為國之用矣

左御史尤斗請增畿南武學疏竊惟順天設有武學

督以專官與文學等祖制良有深意卽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靳而不與則土薄而不爲耳今時不爲不岌矣臣待罪學政倣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人決拾除文理平通者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臣之初心實欲合有用

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強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賊多係生童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臣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卽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卽就此

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處武生容臣于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郭子儀崛起于武舉也哉

軍職貼黃

彭襄毅澤曰舊例京外衛所軍職帖黃文冊每年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衛聽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府堂上

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夫錦衣衛官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寧輩招權納賄蠹政害人蓋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精簡弊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陞襲來歷開具帖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唐樞云武官貼黃一節不可不慎法立正黃又立小黃藏之秘府三年一清理得矣但查黃不虔歸黃致紊續黃苟率遂使原黃無憑老黃堆湧

或以調改失祖黃或以虛應行揭黃或據堂稿選簿
准替廢對黃或乘奸賄為盜黃或欲指詎報無黃蓋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所宜有霍兀崖清黃議似繁
澁若從簡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
亦藏秘府稽核又舊說五櫃混貯不便檢閱當更之
以厨增黃冗雜當疊粘有法庶一檢而得
軍官比試

梁端肅材疏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
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不中襲

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
者降充軍是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
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
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
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
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弟年
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出幼比
試與舊官同永樂六年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
再試不中者發交陞三試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軍

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正統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住俸二年半二年以上住俸一年一年以上住俸半年弘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例施行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俱住俸三年欽此該兵部題奉欽依准令新官比試而臣等公同再議別無異詞亦作養將材之盛舉也

軍屯

葉春及疏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餘萬而是時口之登籍者六千五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爲兵也况乎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田分麗三百一十餘萬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十四萬人羣聚而耕之比之軍之所耕乃其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反不逮也三百一十萬

餘之軍歲食糧三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
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
糧二千七百萬石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
運軍需之所徵供于民者無幾也軍多爲農故雖額
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于軍故雖歲費數千萬
而不見其匱城者較藝於三操田者講武于隙月內
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奮倉廩實故雖師與數十萬
而不見其難且有待于他用也至于今日軍之存者
八十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

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爲贏縮者也兵冗則食匱軍
旣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旣少矣而
軍愈見其不足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未
望者衆已墾者又廢於坐食乎二者相須縮則俱縮
乎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蠹二百餘萬僅存之粟
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于昔亦祇見其爲
多也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是以
漕粟鹽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圍視而不
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旣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

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修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蓋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移或侵于蒿萊或奪于豪右可以往牒求也今誠未得軍以耕之明疆畔給器具授之貧民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入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指顧得也屯田憲臣但督子粒不履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于清軍丁盡戶

絕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究原在伍籍行核補伍俟報雖萬里之遙亦一二年可返也奈何獨付之文墨間哉况乎官以清軍為名何所不問隱占縱放之弊老弱僱倩之姦侵削逃亡之罪實在空缺之數行部所至可不稽乎胡專彼而遺此也軍伍既充然後守城者城屯田者屯豈患乎食之不給乃若有司抑配必遺壯丁既犯明刑不宜肆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樹教練之法必如會典騎射弓弩鎗刀之試各有式程官不操練具問如律庶乎環列衛

所皆投石超距之士一旦遇敵勇氣自倍亦何待驅
不教之民以蹈必死之地哉

驛遞

兵部尚書張本疏驛馬之設本以報軍機重務今在
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
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
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德州民奏本州
路當衝要每遇運物官船經過例給夫丁而督者多
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

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旅補
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資無資至解衣以縱者
有爲所逼殞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
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于官物沿途發賣率以
爲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
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
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
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于牌上以牌豎于船頭
行過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如違者許被害

之人及有司指實以聞仍遣內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治其罪庶使知警從之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榮再校
南海孔昭鑒三校



